

明日(26日)是聯合國「國際戒毒日」,但吸毒問題在中國依然嚴重,其中,廣東省登記在冊的吸毒者達30多萬,和5年前相比,增幅達111%。有說法稱,每個顯性吸毒者背後有三、四個隱性的,另一說法為6-10個。換言之,廣東實際吸毒人數應在一、兩百萬之間。據本報了解,17家民間戒毒所每年收納的自願戒毒者約2萬人。

戒毒,其實是一種煉獄式煎熬。戒毒者雖曾努力,甚至不斷努力,但大多數以失敗告終。本報記者日前親身去戒毒所採訪,有戒毒者自言,一旦毒癮發作,寧要毒品也不要百萬金錢。■文/圖: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郎平 廣東報道

三之一



信念動搖 有人鬧出院

涕泗交流?痛癢難忍?所長何志軍評價他的病人說,和很多人想像中的戒毒痛苦相反,戒毒所病人「能吃能睡,和正常人一樣,基本看不出來」。

戒除生理毒癮只需要一周就夠了。醫生王幼學介紹說,前七天主要是美沙酮替代療法,隨後七天是丁丙諾啡等止痛藥物,後者的毒性比美沙酮小。剩餘的戒毒日子主要是幫助止癮、抗煩躁、護肝排毒和幫助睡眠等。

食堂圍牆查獲K粉

但不是每個病人都信念堅定,乖乖地配合醫生戒毒。6月14日晚9點半,保安劉小偉發現有人駕車沿戒毒所圍牆外馬路行駛,約20分鐘後離去。劉小偉遂展開細心地巡邏搜查,最終在食堂後圍牆不同的兩處地方查獲兩包K粉。晶瑩的K粉內混有玻璃粉,這樣的瞬間,銳利的玻璃粉末會破壞鼻黏膜,幫助吸毒者更快體驗到血液吸收毒品的快感。何志軍說,又想戒又想吸,這就體現了有的戒毒者的矛盾心理。

15日上午,在辦公樓東側紫荊樹下,何志軍讓劉小偉對着水龍頭沖走查獲的K粉。在嘩嘩的流水中,K粉瞬間消失流走,「這東西不能留,要不就會出問題。」

也有很多人難以堅持枯燥的戒毒所生活,大概有四成人提前出院。來自東莞的毛是第三次戒毒,離20天的戒毒周期還剩八天,他煩躁地在醫生辦公室和走廊之間進進出出,嘴裡嘟囔着要提前出院。

枯燥沮喪大叫大喊

王幼學問他有無問過媽媽,他焦躁地回答,「我媽媽說隨便自己!」過了幾分鐘,又風風火火地跑進辦公室,眉毛眼睛擠在一堆,張嘴大聲地喊,「我要出院!她同意不同意我都要出院!」片刻之後,又嘟嘟囔囔地說,「媽媽說反正沒有第四次了!」

王醫生安撫這個大男孩說,「好了好了,回去睡覺,到了15天再說。」大男孩並不回答,沮喪地坐在椅子上說,「王醫生,做人好煩啊,做我這樣的人更煩。」



因為無聊,戒毒者經常到小賣部買吃喝抽的東西。

冰毒替代 損害中樞神經

在戒毒者之間爭論到底能不能戒掉毒癮時,來自惠州農村的李先生堅持可以戒掉。他說,「我認識的很多都戒掉了,十個有八個。」李的說法令人吃驚,要知道,中國戒毒者復吸率高達九成。李補充說,「不過是不吸白粉,改吸冰毒,不會成癮,每個月只吸一兩次。」

所長何志軍否定了這種說法。他說,首先,冰毒絕對無法替代白粉;其次,吸冰毒也會上癮,絕對不可能做到一個月只吸一兩次。何志軍還分析了它們之間不同的毒性和傷害,吸白粉的病人身體對毒品依賴最強,脫毒期間也最為痛苦;而冰毒對身體尤其是中樞神經傷害最大,會產生很強烈的幻覺。

幻覺頻生釀家庭慘案

何志軍見過無數吸食冰毒產生幻覺的案例。有的人會神秘地告訴他,你們被控制了,來戒毒所的裝修工人工具箱裡裝的是核武器;有的人感覺耳朵裡被裝了竊聽器,要求去醫院手術取出來;也有的人懷疑孩子不是親生的,揮刀砍殺妻兒後,依然著血衣去唱K,朋友感覺異常送其返家才發現慘案。

毒癮煎熬難捱 陷萬劫不復深淵

記者戒毒所採訪:患者如神經病人

6月14日11時,惠州羅浮山戒毒所104房,22歲的劉其(化名)安靜而無聊地坐在門口。幾天前,他開始了第一次自願戒毒的生活,此前多次在家自行戒毒均以失敗告終。他是東莞的富二代,很帥氣,也很白晳,只有短袖下裸露的雙手,出賣了一切,從手背到小臂佈滿注射毒品所遺留的針孔。

富二代被引誘不自知

17歲時,劉其實在東莞一家技校讀書,高年級的同学給他送煙抽。抽了一個月以後,某個凌晨兩三點,他從睡夢中醒來,從床上跳起來,不停跳,心很慌,很悶。熬到天亮後,從高年級同學那裡知道,上癮了,白粉早就隱藏在香煙之中。幕後的老大,事先花了幾萬元購買藏毒香煙,通過在校生引誘不知情的同學吸毒。「窮的也不給抽,要看哪一種人。」

第一次毒癮發作後,劉其實花了50元購買0.5克白粉,慢慢越玩越多,並從吸改為注射,最多時一天2克。他吸食白粉質量較高,每克要價五六百元,「羅羅這邊也有120塊的,但那些貨很差的。」

首次戒毒沒好好珍惜

父親從他手臂上的針眼發現了吸毒的秘密。18歲時,劉其實第一次自行戒毒,在家裡關了八天,以美沙酮取代白粉,「感覺不錯,美沙酮頂了癮,沒事。」這次經歷讓他和家人談判戒毒的艱巨性。劉其實極度懊悔,沒有好好珍惜第一次戒毒的成果。「開始以為戒毒不辛苦,其實美沙酮只是將毒癮降到最低,而且吃久了美沙酮也會上癮。」

對生理上的毒癮,劉其實深有獨到的體會。他發現,主人吸毒,狼狗在旁邊聞了,也會上癮。有時候,和毒友一起躲在廢棄的房子吸毒產生的

煙霧,會吸引屋裡的老鼠趴在煙霧上方享受。即使他們伸手抓老鼠,牠也趴在那裡不動;將老鼠扔開,牠也會繼續跑過來。劉其實說,當時他們也很感慨,「哇,連動物都會上癮,怎麼辦?」

老鼠聞毒煙也上癮

五年吸毒,耗資80萬。但真正讓他害怕而主動戒毒的,不是錢,而是死亡。他說,父親的工廠裡也有幾個廣西仔吸毒,其中一個今年死了。死亡令這類年輕的心產生強烈的觸動,「大把前途,這樣不好。」不過,他也清楚,很多人都想戒,但做不到。就像上癮的老鼠,抓也不動,扔開又回。



保安劉小偉查獲的K粉。

心癮 被判勞動仍吸毒

1994年,16歲的惠東少年李出於好奇第一次吸白粉。兩年後,他開始戒毒,至今累計戒毒十餘次。毒癮發作時,他為籌集毒資搶奪而入獄。同時,他先後六次被強制戒毒,強制戒毒第三次就會被判勞動教養。因此,12年來他有七八年的時間都是在看守所、戒毒所、勞教所度過。妻子在發現他吸毒後,第一次原諒了,第二次就離婚了。

防止復吸,第一關就要克服心理上的毒癮。家人對他的戒毒已經失去了信心,李自己也陷入了一種循環往復的心理泥潭,「只有靠自己,自己又抵擋不住毒品。除非戒掉自己的心,有毒癮的時候是想不到的,只有戒掉毒癮才會這樣想。」

內心矛盾 麻醉自己

李表示,就像你們不吸毒的人,有了煩惱就買酒解悶,也可以去旅遊,或者找個地方發洩;而吸毒的人,「就算廣州有一百萬給你,這裡有一點白粉,吸毒的人就會選擇白粉,不拿錢。」說到這裡,李抬起右手對着大腦旋轉着食指說,「特殊的神經病人,腦的問題。」

為什麼不選擇旅遊或找地方發洩呢,吸毒真的是世界上最大的開心嗎?面對反問,李顯然內心矛盾,沉吟片刻遲鈍地回答,「也不是最開心,只是麻醉自己,有時出去玩也是很開心。」

不知是巧合,還是彼此影響,劉其實也表達過同樣的意思。他說,心癮難了,「就像給你一百萬,你都寧願要白粉,不想要那個錢!」面對毒品誘惑的十字路口,「也知道那條大路在哪裡,但走到那裡腳就不聽話。」

病人需要靠藥物來戒除生理毒癮。

封閉戒毒 無邊寂寞

「往前一步是幸福」,6月15日10點46分,有人在走廊清唱。相對於幸福的渴望,封閉戒毒的15-20天,是無邊的寂寞。

羅浮山戒毒所內,戒毒者的住所是一個半月形的院子,樓下是兩端相連的長廊,就像一張彎弓。除了晚飯後保安監控之下的放風時間,戒毒者只能在房內看電視,或者在半月形的小院長廊之間聊天、發呆。

光顧小賣部靠吃喝抽

午後,劉其實走進小賣部,拿了瓶紅色罐裝的「王老吉涼茶」,然後在一個攤開的本子上寫下購物記錄。店主坐在門外,似乎無動於衷,看到我有點費解的樣子,劉其實邊理頭走路邊說:「老闆信任我。」小賣部不收現金,採取取賬方式。事實上,

戒毒所禁止戒毒者攜帶現金,此舉是為了防止他們賭博,同時也不允許打牌。這裡是絕大部分戒毒者頻繁光顧的地方,小賣部非常迷你,只有幾個平方米大小,貨架上擺放着香煙、食品、飲料三大類商品。王先生說,幾乎每個戒毒者在半個月內都在小賣部消費五六百元以上。因為無聊,他們得靠時不時地吃、喝、抽來排解寂寞。

小賣部有三台電腦可以上網,此外,還有免費的卡拉OK、象棋、桌球。桌球室是僅次於小賣部的最佳消遣地,沒有空調和風扇,室內有些悶熱,他們就赤裸着上身打球。在啪啪的擊打聲中,球子不斷地滾落網袋內。桌球是他們平時就喜愛的時尚運動,另外,還有一個吸引他們的小秘密是賭博,賭注是一兩包煙。

孤男寡女萌生情愫

排解寂寞也不完全只是物質依賴,有的戒毒者會讓朋友來陪伴自己。有兩名陪護

的朋友表示,他們自身並沒有吸毒,反正也不上班,過來陪陪朋友也無妨。也有一些微妙的情緒,偶爾在這裡萌芽發酵。何志軍表示,戒毒所禁止孤男寡女獨處一室,要聊天只能在走廊等公共空間。曾經有一名女戒毒者提出和異性同住,這個要求被拒絕了。不過,那名男子戒毒期滿後,為了等待女戒毒者,提出延期出院。

戒毒所封閉的日子很不容易,晚飯後偶爾有人出來放風。

